

梦的远方

——乡村教师手记一则

□阿敬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即使是难得的假日，我依然不能休息，弟子们也没能休息，监考与被监考，皆是莫可奈何——将来，他们会奔赴人生的第一个战场，命运之神在他们前行的必经之路上已然磨刀霍霍，耿耿相向，谁又敢偷得浮生一刻闲？

一个女生，竟然轻轻地伏在桌上入了梦。可能是太疲倦了吧，这虽不是硝烟弥漫的中考前线，却也是紧张、激烈的模拟测试啊！我轻轻地走过去，碰了碰她手中的笔。她惊醒，赧然一笑，捉笔继续。

我当然知道他们的苦，毕竟，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这份苦是许多城里的孩子，尤其是那些衣食无忧，却见了书本就觉头大的孩子所不能理解的——为了一个梦想，把所有属于他们的欢乐，所有童年、少年时代的天真、烂漫与逍遥，皆付了逝水流光。坚忍、执著，不懈怠；勤奋、刻苦，自加压——是的，他们别无选择。农村孩子只有这样，才可能更切实、更坦然地靠近未来之梦。

就在前一天，我还曾在课间把这个同学喊到办公室聊了一会。为了生活，她的父母都背井离乡去了远方的城市。父辈的苦，当然不愿让她再品、再尝，于是她被寄予了所有的期望。她住在外婆家。两辈人的代沟让这个15岁的女孩变得落落寡合——对终年难见一面的父母的无尽想念，对年迈絮叨的外婆的无尽反感，苦学的寂寞，竞争的无情，情感的迷惘……心事向谁说？她说，她每天晚上都要学到十二点，有时直至凌晨。她说，她受不了来自部分老师和同学的异样目光。她说，有时看着看着书，泪就无声地溢出来，未来太渺远了，何日是尽头？像她这样的同学，班里有的是。我虽不是班主任，总还是他们的语文老师，我乐意倾听他们的心声——如果他们相信我，愿意说。我从心底感谢他们的信任。

这里不能不提到日记或周记。从七年级到九年级，一千多个日子的朝夕相处，我从来都没有要求他们一定要将日记或周记交给我，没有强迫，只有自觉自愿。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不负责、不敬业，我只是不想逼着他们去胡编一些莫须有的好人好事，或者，权且为了交差，去东拼西凑，

账记流水。但，有一些同学还是交了，于是我很感激地看了，我的批注有时远远超过他们笔下的字数。我以自己的阅历，以父辈的情怀，以师长兼朋友的身份关注他们，接受他们，理解他们，我尽最大的可能和力量，去试着拨开他们心头的迷雾，我太想看到他们真心的开心的笑容了——十五六岁，花儿一样的年纪，怎不该有花儿的灿烂与芬芳。

有时候，我给他们的父母打电话，似乎总是一言难尽，甚至无法沟通和交流。他们只要一接到电话，便询问自己的子女是不是出事儿了，捅娄子了……几乎没有谁了解并关心过孩子的心理与情感。然而，我也无法苛求他们——我自己的父母不也是为衣食为后代，“眼睛一睁，忙到瞎灯”的农民吗？其实，即使是我与同事们，尤其那些身兼班主任重任的师者，在管理班级的过程中，不也是疏漏多多、武断常常吗？想上高中？——成绩便是最好的“通行证”——我是说优异的成绩。而这，不管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来说，似乎都一样。学生有学生的痛苦，老师亦有老师的难处。

孩子们正值心理断乳期，叛逆与倔强是盛开在沼泽地上的菱形花吧，常人很难从中获得审美的愉悦。除了上课下的共同学习与谈心交流，我常常有意识地跟他们谈及一些书籍、电影，甚或，干脆直接把自习课改成观影课，大家一起到多功能教室观看我提前下载好的励志(动画)电影，如《寻梦环游记》《风雨哈佛路》《来自地球的星星》等。我也常把自己订阅的《读者》《意林》《青春期健康》等杂志带到班里，让他们随意翻阅，让他们一起品味，一起探究，观万千世相，悟百态人生……然而，我真的不知道，这样做，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或者说，会有着怎样的效果。再想想，如我者，一个农村中学的普通语文老师，能做的，似也仅此。我只能遥遥地恋恋地目送他们成长脚步一直向前，向远方。而远方，诱惑依然，困惑依然……

听说条件较好的学校已着手配备了心理教师，并已试着开展心理及相关专业的课程，这，或许是个喜讯吧！我愿我的弟子们，能在梦想的路上，行得远些，再远些。

(本文为乡村教师，安徽省作协会员)

【非虚构写作】

“不争”的老曹

□曹春梅

老曹二十来岁的时候给自己改了个新名字——漫风——散漫的风，意思就是自由自在。像一缕风，任性、柔和、自由，不具任何攻击性，委心任去留，无问西东。老曹当过兵，干过部队上的教员，最后转业成为中学教师，不管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不管在哪个单位他都与世无争。为什么不争呢？因为老曹出身不好，不争，存在感就低。一些泥泞可能就迈过去了。

进了学校，领导安排老曹当班主任。先进班集体，优秀团支部，对这些老曹无欲无求。班级设四个班干部，分别是班长兼团支部书记、卫生委员、总务委员、体育委员。其余人等听这四个人调遣。有问题老曹给班干部撑腰，没有问题，学生干部不找老曹，老曹也不多问。高三文科班女生多，有些学生不爱劳动，学校卫生室的负责老师就把卫生委员抓去训一顿，老曹知道卫生委员天天挨训，但学生不求助，老曹也不帮助，也不批评。卫生委员随老曹，心大，每天挨训之后，调动不了别人，就调动自己，干大部分的活儿，还乐呵呵的，从不愁眉苦脸。时间长了，卫生室的负责老师也觉得这个孩子挺好，不苛责他，日子就糊里糊涂、连泥带水地过下去了。

老曹的无欲无求现在有个专有名词叫佛系。但其实佛系的老曹给别人做思想工作也是蛮厉害的。高二的学生周一要例行到操场上集会，有鉴于发言人老生常谈的内容过多，学生听烦了，所以大家都不爱下楼，呆在教室里闲聊。校园喇叭催了好几次，学生们还是不下去。后来老曹来了，问为什么要这样，大家把感受如实相告。老曹说，学校只是要你们去开会，你们可以拿着自己喜欢的课外书去看，拿着作业去写嘛。半大小子们听老曹这样讲，觉得很有道

理，就纷纷下楼去了，写作业的写作业，看小说的看小说，安安静静，倒也没有被批评，这件事就水波不惊地过去了。

班长学会了老曹的路数，有样儿学样儿。学农的早晨，有个别学生不去食堂吃饭，呆在宿舍用开水泡面。班长点人数，发现少了三个，到宿舍训同伴：“你们三位同学不排队集合去食堂吃早饭，自己泡上了方便面，这是违反校规校纪的，你们也知道纪律要求，但还是不去，这就不对了。我前面已经泡好了，你们也已经开吃了，就不强迫你们下楼去排队。其实这件事情可以这样处理：学农基地只要求你们排队集合去餐厅，并没有让你们一定要吃餐厅的饭。你们可以排队进餐厅，前门进后门出好了。回宿舍吃你爱吃的泡面。”

老曹为人处世佛系，在对待业务上可不是不求上进。他教语文，肚子里唐诗宋词攒了不少，饶是如此，每天晚上老曹还是在枕边放一首诗词，背过了才睡。工作之余，他自己到夜大进修了三个文凭。不为评职称，就为学点东西。这么好学的老师语文课肯定上得特别有意思，学生们都喜欢他。有一天他问，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有人说吃到了好东西，有人说仇人死了，还有人说获得了爱情。曹老师说都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是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说完把这句话写在黑板上，学生看了，心里暗暗为自己鼓劲，要让自己成为让老曹骄傲的“英才”。偶尔碰到白天上课睡觉的学生，老曹也不去刻意提醒。他对大家说，社会上有些白天睡觉的人，晚上往往做奸邪之事。你看小偷啊，强盗啊，都是半夜三更出门做坏事。白天干什么？白天睡觉呀！这话把大家都逗得爆笑。周围人一笑，睡觉的学生被吵醒了。

学得昏天黑地的时候，老曹突然宣布周末将带学生们爬山。众人欢呼雀跃，非

常期待。第二天，师生出发了，恰逢秋天，山上红叶灼灼，碧水微波。师生心旷神怡，中午互相交换食物，不亦乐乎。突然，老曹不见了。哪儿去啦？原来胖胖的老曹举着一根顶端有锥子长针的竹竿在草地灵活地捉蚂蚱，秋天翠绿的大蚂蚱跳跃能力大为下降，老曹辗转腾挪已经像穿羊肉串一样把蚂蚱穿成一串啦，香气弥漫山坳，给学生们留下新鲜的生活经验，当然此行也给学生的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句话用在老曹身上准确极了。老曹虽然出身不好，但在城市解放的前一个月从家里偷偷地跑出来，参加了解放军，所以退休的时候算离休干部，退休金和待遇比普通干部高得多。老曹评职称，依靠资历，成为全国首批评为中学高级教师的佼佼者。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老曹都被大家羡慕。

当然最怀念老曹的还是老曹的学生，因为他很少给学生压力，偶尔教导，从不唠叨，这使得大家都感念他的好。这样的老师，学生愿意依偎在他的怀抱里，亲近他，自己的缺点要树木他，自己的缺点要社会修理，若干年后那些读书的时候混沌沌而学业无成的同学都承认是自己不努力，没有人责怪老曹不好。

老曹一直活到了91岁，他大半生“不争”，却在生命的终点用长寿打败了大多数人。老曹的女儿很孝顺，为老曹的去世伤心了一次又一次。她把老曹的部分遗物分给了前来慰问的学生。其中也有一个姓曹的，做高中语文老师，想要老曹的一点儿墨宝留个念想。他分到了老曹生前留下的一副字：“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曹老师喜欢，把这句话作为班级座右铭，贴在了教室里。

(本文为青岛17中高级教师，山东省特级教师)